



(莆 仙 戏)

高 口 司

仙 游 編 剧 小 組 改 編
陈 仁 鑑 执 笔

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

福建地方戏曲丛书

嵩

口

司



仙游編劇小組改編
陳仁鑑執筆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一年·福州

人 物

曾康永	姨 太	倪知县	众农民
任有道	罗 兴	門 子	众百姓
李詢芳	馬鴻福	中 軍	众冤民
罗文举	馬 母	軍 士	众家丁

第 一 場

〔門子內聲：“老爺齊行嘯！”與曾康永同持轎上。〕

曾康永：叻！

〔唱〕脫下烏紗把鋤持，

我是嵩口巡檢司；

你說是官人不信，

那有赤腳與破衣，

〔念〕自幼家貧苦漢，

論語中讀大學，

十八初入考場，

一直考到六六。

門子：（接念）場監提破土，
行刑動起鼓。
且喜名登紅榜，
已是眼花齒落。

誰知无錢行賄，
吏部心中不樂，
派我嵩口巡司，
地僻山深土薄！

門子：（接念）每月俸銀十兩，
上司剋扣完半。
弓兵无餉逃走，
衙門生滿荆棘。
只剩老爷一人，
兼我門子難避！

曾廉永：（接念）圣人劝入学校，
耕田維持伙食。
幸喜乡民淳朴，
亲近有如子侄。

（唱）說官場，
小魚常作大魚糧。
老債一腔裝不完，
宁肯受窮。

空知小民長遭殃。

門子：爷呀！到田里啦！

曾康永：

（對羅興喝斥道：“滾滾滾！滾滾滾！滾滾滾！滾滾滾！滾滾滾！”）

（滾滾滾滾滾）

（農民五大人逃上，家丁及羅興四散地趕上。曾康永開槍。）

曾康永：羅大管家！什么事，

羅 興：叫你在這裡當什麼巡司！羅府的祖塋也不能看好！

哼！來！（對家丁揮手）給我打！

众家丁：（吼叫）打！

曾康永：慢點！羅大管家，這裡是我巡檢司轄地，你有事要慢慢來！（對農民）乡亲们，到底什么事，

白家民：曾老爺，因為干旱，田裡沒水，無奈引點羅府祖塋前的那口活泉；羅大爺來當口討租，因此不容！

羅 興：羅府祖塋是個大風水，活泉能亂開的，大爺不來，你們就造反啦！哼！當口司，你吃什麼飯，

曾康永：（大笑）哈哈！我以為是什麼事。乡亲们，趕快去把那口泉挖開，把泉水統統給我引出來灌田！

羅 興：什麼，當口司，你要找死，

曾康永：你原來不知我是一個地理師呢！神廟里畫的老虎相爭的那條龍，不是口里都有一道白白的空兒么，那就是龍噴的水呀！你羅府祖塋是個青龍噴水穴，那泉水不引出來，形就化不成啦！

羅 興：當口司，你……你這話不假，

曾康永：（對農民）你不信問問你的佃戶吧！我穴情算準啦！水一引，你們羅相國只怕要從宰相再升上王爺呢！

罗 兴：宰相再升上去！哈哈！众家丁！回去！

众家丁：是！

罗 兴：（走了又回頭）嵩口司，这以后泉水准佃戶們开，不过每家每年要納一定的租錢。我回去与公子說說去！

曾康永：噯呀！田又是你家的田，穴又是你家的穴，收什么租錢！計較太精，風水就不灵啦！

罗 兴：哼！嵩口司，我早知道你是借这口嘴 騙 飯 吃的！
（跟我地揮手）走！

（羅興與家丁同下。曾康永與眾農民大笑。）

曾康永：想罗府这些畜生，官場的人都怕他怕得要死。如果落在我手里，我敢情与他还是有比的！

众农民：噯呀！多謝曾老爷，你实在是好人，每次回护我們，使我們少受多少苦。

門 子：我們老爷好是好，只是官又小，势又孤，連一个弓兵也沒有。以后会吃亏。

曾康永：有什么事，不要怕，沒有弓兵，这些乡邻是做什么的！

众农民：是呀，老爷能担待，要我們怎样就怎样！

曾康永：門子，你看！哈哈！乡亲们，趁罗兴已去，速速灌田要紧。

农民甲：曾老爷，我們把你的田也灌上吧。

曾康永：让你们先灌足，我的自己慢慢来。

众农民：謝老爷，我們去啦！（同下）

門 子：好啦，我們来种菜吧！

曾康永：齐来做！

天高云白已秋風，
嵩口壩上农夫忙；
秋收在望鎌刀舞，
先种蔬菜佐飯尝。
早秋时候日正中，
滴下汗珠入土融；
誰道齋盐能調味，
不有辛苦岂有香！

〔馬母上。〕

馬 母：公呀，借問！

曾康永：問什么？

馬 母：嵩口司衙門是在哪里？

曾康永：你問嵩口司要做什么？

馬 母：老身有冤要訴。

曾康永：什么事呢，是失掉鷄，还是失掉鴨呀？

馬 母：咳，奴是大冤！

曾康永：你是这嵩口地方人嗎？

馬 母：是县城人。

曾康永：既是县城人，又有大冤，就該向县衙訴冤，何必來
嵩口？

馬 母：公呀，官府个个貪錢，县官受賄，訴也无益。

曾康永：县官受賄，就得向按使衙門去投控。

馬 母：按使也得錢！

門 子：凭你說，天下都沒有清官了。

馬 母：奴无奈身背投詞，沿途訴苦，蒙四方君子指点，

是：欲求清官，惟有嵩口司一人。

周子：（大失）哈哈哈，这话对啦！

曾康永：那你有什么冤屈，讲来给我听吧！

周母：奴心如火烧，哪里有心情和你闲讲呢！

周子：瞎瞎呀，你来看，这位就是嵩口司老爷了。

周母：阿弟呀，老身乃落难之人，既不见答，为何又敢来寻开心呢？

（周母欲下，曾康永留住，

曾康永：等等！瞎呀，愚老实在就是嵩口司！

周母：奴虽是妇道人家，也曾听人说过：老爷出门，前面鸣锣开道，后面凉伞遮盖；武官骑马，文官坐轿。哪里有拿锄头的老爷？

（周母又要走，曾康永再留。

曾康永：喂呀，喂呀！老爷因为亲民，特地下田劝农呢！执事凉伞都在前面走过去了呀！

周母：唉！

（唱）看你轻薄非长者，

嘲弄苦人不肯舍。（欲下）

（曾康永左右拦阻。

周母：（唱）左拦拦来右遮遮，

再三把奴来招惹。

（二人走圆场。

（曾康永緊緊追趕。

周母：（唱）果真不让奴前行，

送你无情死一把！（亂跑沙撈曾康永下）

曾康永：（嘆）（從門）

門子：嘿！做官頭不戴烏紗，罰你眼睛吃土沙！

曾康永：这个妇人，满面流泪，定有奇冤。

門子：你一个嵩口司，能管別处的案情嗎？

曾康永：她既然寻到这里来，怎能忍心看她抱屈？門子，我們赶快追上去！

門子：沒有官服，等下又要揉眼睛啦！

曾康永：这……門子，你年輕步快，先跑回司衙去拿官服。我跟着这妇人！

門子：好，我先跑回去！

曾康永：快去，快去！（門子下）待我追上妇人！（下）

第二場

〔馬母上。〕

馬母：（唱）心急哪管步踉蹌，

过尽崎岖山路荒，

一片树林紅叶落，

欲問司衙无人逢。（詢兩邊看）

奴来到此，不見行人，不知嵩口司衙門在何处。

前面有庙宇，不免进去歇脚，装做等人也好！

（唱）一座庙宇傍山蹲，

破瓦破牆又破門！

（兩邊無人，門子背有掛沙担，擡個馬母。）

馬 母：（偷聽）請問……

門 子：（指著）你在里面等着吧，你在里面等着吧！（進門下）

馬 母：偶幸遇見一個人，問又不說！（無精打采地入門，四望，懷疑）

（唱）案上簽筒和破硯，

當中不見有泥神，

阶上蒼苔庭前草，

四壁空空不見人！

你看，这神庙之中，既无神位，又无香火，想菩薩也似奴家一般，遭逢劫运。古道敬神如神在，或能同病相怜，肯与奴指点明路，解救我子无事。那时重整庙宇，再塑金身，也不負神明一片心。（跪拜，
●扛簽筒獨）

〔曹康永穿官服與門子上。〕

曹康永：噯，結果囉，結果囉，老爷的衙門当做神庙，簽筒拿来抽签啦。

門 子：快快坐上公堂。

曹康永悄悄上坐。門子旁站。簽落，萬壽枝上，忽見曹康家，驚倒，爬跪一旁。

門 子：老爷坐堂啦。喝，喝！

馬 母：噯呀，菩薩公呀，饒恕饒恕弟子吧！

門 子：呃，不是菩薩，是老爷！

馬 母：唉，是什么老爷，

門 子：是嵩口司老爷。

馬 母：呵，是嵩口司老爷嗎？（收前道謝下）噯，老爷，可怜唉！

曾康永：（向馬母）有人不用怕，有話站起來慢慢說。這面椅子剛一只來給地坐！

門子：是是！（下，拿椅上，以手略按，作搖擺狀）

曾康永：怎么拿一只破椅出來，教人如何坐得下呢？

門子：只剩這一只破的，叫我哪里去拿好椅？

曾康永：好，好！我這只拿去坐。慢慢儿訴來給我听。

（拉椅子，讓馬母坐。自己旁坐改椅。一歪斜險些跌倒。門子往前急掖。）

門子：噫，講過這椅坐不得的！

曾康永：哈哈，沒要紧，沒要紧。嬌呀，講吧，講吧！

（二人照面，馬母驚。）

馬母：呵！你不是田中那位叔公嗎？

曾康永：嘿，嘿，是的，是的！

馬母：這……（不安）方才多多得罪了！

曾康永：沒要紧，沒要紧，坐下吧。

馬母：（上下打量）此处是何所在？

門子：這就是嵩口司衙門。

馬母：（仔細地看著曾康永與門子）爷呀，你到底官居何职？

門子：不入流……

曾康永：（急止）噫，嬌呀，有冤當訴就訴，何必問官职大小。

馬母：那對頭冤家，乃是何等之人！看你种种行徑，只恨
（馬母欲下）
竹叶当舟，难以过渡！

曾康永：你別看老爺我官不大，不贊什么大名堂，我都敢
碰。你冤家對頭是什麼人？

馬母：冤家……

曾廉永：是實計，是實計。

馬 母：乃是羅相國公子羅文舉。

曾廉永：（吓一跳，並門子旁白）門子，又是羅相國公子！

門 子：我說你不要冤搭閑事，你不信嘛！

曾廉永：只要他落在我手里，我敢清要與他比一比！

門 子：他什麼落在你手里，難道他做事，要到當口衙門來遞呈，

曾廉永：問就要問個清楚。（對馬母）嬌呀，羅文舉如何陷害你，可當堂訴冤！

門 子：（對馬母）嬌母，你別听他說！羅文舉居住城內，這當口巡檢司，是管不着的！

馬 母：哦，是這樣嗎？

曾廉永：噫噫，多話，多話！

馬 母：咳，人人都稱老爺乃天下唯一的清官，誰知也不能救我兒一命，枉我千辛萬苦，尋到此地！（欲下）

曾廉永：（攔住）嬌呀，你如今要往哪里去？

馬 母：到此無奈，惟有漫往按使衙門，击鼓訴冤！

曾廉永：嬌呀，不可去，百姓击鼓訴冤，要先打四十大板，你如何受得起！

馬 母：阿！如此說來，我兒一命，只有白白喪在奸官之手了！

（哭唱）噫！老天你實也不睜眼呀！

（馬母哭甚哀，曾廉永被引流淚，門子也在旁歎氣垂淚。）

曾廉永：門子，你為什麼也流淚呢？

門 子：我本來不想流淚，可是給你們一哭，眼淚就跟着出

三 整整不問清楚，晚上是睡不着的！婚呀，說來听听吧！

馬 母：禍由我儿馬鴻禧与卢瑞英訂亲而起：

（唐）只恨家貧徒四壁，
无力完娶誤婚期。
罗賊用計，
命王婆，帶聘礼，
假冒我家名义，
到卢宅，将其女冒娶。

曾康永：那王婆呢？

馬 母：王婆不知去向！

曾康永：轎夫呢？

馬 母：轎夫何人，卢家全不認識。

門 子：嗨嗨，那无处督头啦！

馬 母：咳！

（唐）一月后，
卢家办暨，向我来认婿。
查无其女。
两家爭执，
报官到县里。
驗聘礼，
有一金錠，刻有“永兴”二字。

曾康永：“永兴”……

門 子：“永兴”就是罗府当铺的招牌头，永福县什么人不知！

曾康永：既然聘金刻有罗府招牌，小娘子被谁拍去，哪有不知之理！

馬 母：咳！

（唱）恨只恨罗府投递失盗呈，
反诬吾儿盗窃他家金，
送卢家以为聘。
一脏在，百脏成。

曾康永：永福县怎样判呢？

馬 母：啐！

（唱）贼官受贿，
乱定罪名，
判吾儿盗窃，
灭尸害命。

曾康永：呀！这是怎么判的？这是怎么判的呀！

〔曾康永生氣坐破椅上。荷倒，跌地上。門子忙扶。〕

門 子：慢些，慢些，你不用生气！

曾康永：他用什么道理判你儿子害死卢女呢？

馬 母：卢女有鸳鸯白玉钗一对，自幼收藏。当年两家往来亲密，瑞英暗将雄鸳鸯赠与吾儿，私订盟誓。此次案发，贼官认出此钗，就指钗为证，判吾儿谋害。

曾康永：此钗现在何处？

馬 母：此钗就在身边，取出与老爷一观。（取钗）此乃雄钗。还有雌钗，乃瑞英收藏，样式与此钗相同。不知现在何处！

曾康永：（接看）果是白玉钗！趾有趾，嘴扁平，头有冠。雌

呀，現時只要尋出這雌奴，便可知戶女被誰所愛！

馬 母：唉，賊官不由申訴，說是既有雄奴，必有雌奴，害死瑞英是實！

曾康永：你当真將詳情向按使衙門上訴啦！

馬 母：是呀！

曾康永：按使怎樣判，

馬 母：按使照原案毒打勒招，判成死罪！

曾康永：死罪，

馬 母：死罪。

曾康永：是死罪！

馬 母：今秋就處決了！

曾康永：唔，今秋，那日子不是快到了嗎，

馬 母：快啦！（痛哭起來）

曾康永：（氣極，亂打簪子）豈有此理！噯，豈有此理！門子，
里面包袱傘給我拿出來，我要上省去見按使。

門 子：你去見按使，到底有什么辦法，

曾康永：我要問他：馬生娶妻得妻，何必謀害；奴為聘物，
有雄无雌，不足為凭！

門 子：你看，一个是知縣，一个是按司，一个是宰相：三
支大柱豎在那里，你这只蜻蜓，就想去撼動它么，

馬 母：是呀，只恐虎口拔須，反累老爺受罪，我心何安。

曾康永：我虽官微職小，也是堂堂科甲出身，就在公堂之上，
与他据理力爭，他能把我怎样，強如你婦人家，任
他要趕就趕，要打便打，不理狀詞，你有什么辦法，
噯呀，我看你和我一同去，一定鬧個水落石出。

馬 母：阿哈囉，老爺有此大德，老身就再活它。

曾康永：不要這樣說，你特特尋到這里來，我怎能看你的兒子，無辜受罪！門子，我把官服脫下來，你放在包袱里，給我拿一双草鞋出來。

門 子：要！（取草鞋上）

（曾康永將官服、靴脫下，穿上草鞋。門子把官服、靴都放進包袱內，與傘一起拿上。打點停當。）

曾康永：噫呀，走吧。（忽摸口袋，拉門子旁白）糟糕，荷包裏沒有一文錢！

門 子：“自家沒褲底，沿途兜事體，”就是你囉。

曾康永：不去哪能使得，索性把这一套公服拿去當。

門 子：好吧，我勤儉積下的三兩銀子，要討媳婦的。如今都拿出來，給你做盤費吧！

曾康永：那好极了，等老爺回來，慢慢打算還你就是。

門 子：（取銀上）老爺呀，这三兩碎銀交給你，還有这几个番薯，你帶路上去做點心。

曾康永：好好，門子，你可小心看守衙門，田地要做好，我走了！

門 子：老爺慢慢兒走！

（曾康永與馬母下，門子拭泪下。）

第 三 場

（衙門打鼓聲在右遠上。）

任有道：（唱）喜白胡須口拔牙，
 撫笏青袍衬烏紗；
 代天巡狩有治道，
 子曰詩云一大車。

老夫躬福建巡按任有道是也。子曰：“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”蓋自二十歲登科，入為翰林院庶吉士，五十七年于茲，將謂必窮死于典籍之鄉矣。忽蒙天子御降，見老臣衣鶴尾之衣，跣无脛之屨，喟然而嘆曰：“卿貧乎？”臣奏曰：“回也，不改其樂也”。老顏大悅，欽賜金牌一面，出為福建巡按，准我先斬后奏。天恩浩蕩，真可以明明德于天下矣！今日按臨永福縣。一路行來，前遮后擁，鳴鑼鳴鑼。詩不云乎：“赫兮喧兮，終不可喧兮。”此之謂也啦！

軍士們：嗎！嗎！

任有道：哈哈！

（唱）五十多年都經堂，
 外放為官實難逢；
 王道“中庸”嚴拘守，
 上為自己下為王。

（因百姓分兩邊上。）

眾百姓：大人，冤枉嘆，冤枉嘆！

軍士甲：稟大人，百姓紛紛拦輿告狀。

任有道：收了狀詞，俱各回去，听候傳車。

軍士甲：收了狀詞，俱各回去，听候傳車。